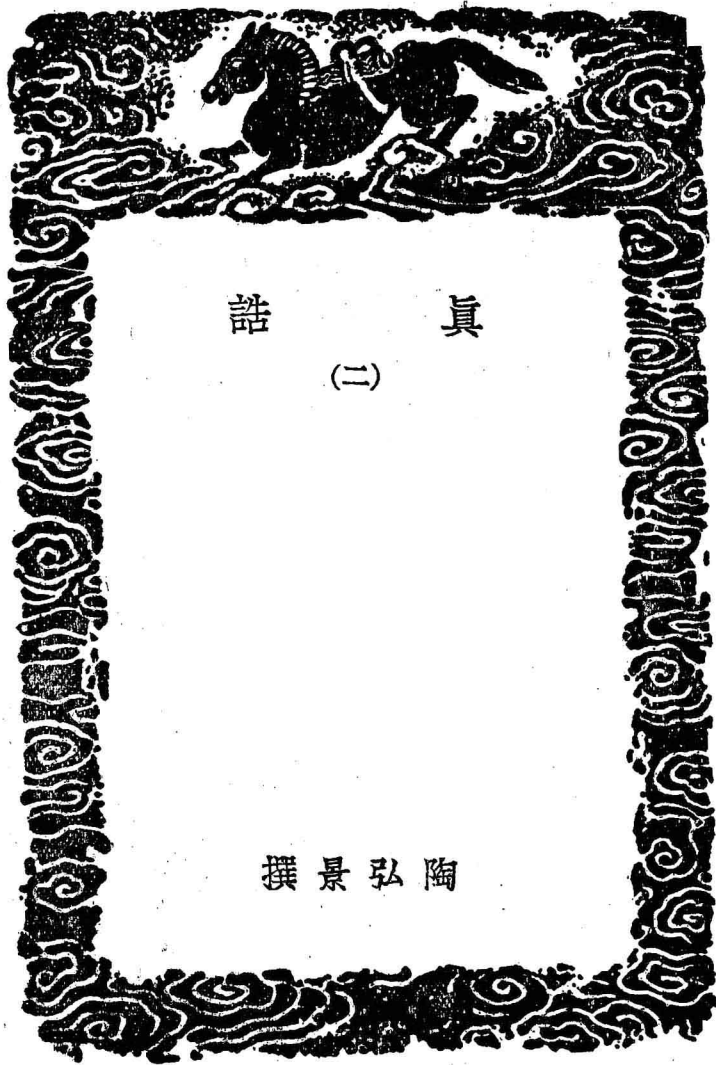


眞

誥

二





誥

眞

(二)

撰景弘陶

真誥卷七

甄命授第三

體已

此一字後人僞益

標高運。味元咀真。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假使衝

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鷗勃藹。焉能迴已之清淳耶。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

至真。當使憂累靡干於元宅。哀念莫擾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顧景共歡。於是至樂自鏗。零聞於兩耳。雲璈

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成真。視盼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真人之得真。每從是

而獲耳。不真而強真。亦於此而顛厯也。復使愆痾填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惜外道。和適羣聽。求心俗

老。忽發哀音之兮。呀

此作奚胡音。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爲咳嗚也。

長悼死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隕炁。邪運空間。魄告魍

魎。乘我虛陣。造造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已吉象。投之凶穢乎。已聞高勝

而故由豫。屢覩明科。而釋疑。遂羅滂上章。使臭染隱書。四極擊鼓。三官尋鈔。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

遊。神虎奮爪。毒龍効牙。八方誠曠。退

謂應作曠字。

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清僚之可羨。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

亂真。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

此一條是寅年正月九華告楊君相譏諍之事。故南

真後復有所論也。楊書。

真人歸心於一正。道炁標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

惑生是非。嫌遑疑似。潛滯於中。抱閒心裏。外握察觀之炁。內有纏結之晒。遺初覺於建始。乖元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

以示同恣而墮惑者。此是授長史。今說喻楊君。勿疑九華之事也。楊書。故望洪濤之暨天。則知其不起乎洿池之中矣。觀元翰之汪

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紫微衆藻集而龍章成。羣聲會而雲韶諧。辛酸備則嘉味和耳。中候夫人答。此二辭

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後復有此例。當是衆眞借取以譬而用之。猶如所稱周易毛詩中語耳。彼人何如梁伯鸞乎。中候言彼人。當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

遠甚矣。夫垂陰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邠人也。紫微

邠即豳國。以比周太王也。自蔭以下至板桐之源。亦是博喻中語。唯改襄陵作振岑。彼愈北而聰明愈閉。右英聰者貴於理道。晉於千載之外。而得興

亡之迹矣。逸麟逍遙於太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元圃之峯。以遺羅縵之患。何其識吉凶哉。

保命仙人答。此復是博喻兩篇。合為今語。而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得陟

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鬱蒼。則羽族雲萃。元淵浩汗。則

鱗羣競赴。若其宅心者衆。將何事於近。紫微

右八條楊書。又有掾寫。

有道者。皆當深研靈奧。栖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糟粕餘物。亦足自了耳。桐柏眞人言。夫清淨未若東山。養眞未

若幽林。栖形景而虛上。遠風塵之網纏。於是榮辱之羅。何足以羈至士耶。

右二條楊書。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胥脛之檐往矣。猶非已也。榮冕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豔之芬華矣。猶非真也。能消而蕩之。則滯吝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尙真之覺漸也。千謂應作阡字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內賊之害。外爲驩兜之患。不去。吝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戒長史也。此三字本朱書。亦應是右英夫人書。

右二條長史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真情。無散念。撥奢侈。保沖白。寂然如密有所覩。熙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冰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爲難者。學道也。寂元沈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精閉牝。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卽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哉。斧子瑩之哉。右右英所道。令疏彼君勳。墮謂應作鑿字。之者。禍敗積矣。范帥言。不知道誰。應是鬼神。

右二條有掾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饗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速不遺。特蒙酬告。靈華斐暢。玉書粲發。誘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此二字。別本作尅遂。恭薰幽晦。始覩天日。靈真△△。此缺失一字。別本作微字。疑非。請訓誨交湊。尅已補過。思釋鄙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微感。元運既會。奉覲有期。忽△△。疑長此。良爲△△。此二字。別本作延仰。生染迷俗。沈溺塵昧。不達上真。謂道盡此。決欲習性。以靜之損△△。此二字。別本作延仰。以寶之非爲色欲△△。此二字。別本作延仰。多而患在難△△。此二字。別本作延仰。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朗

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謂應是以字。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憑賴華氏。每輒獎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耽味華競。蹈道不篤。恆欲與共清閒。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難遇。然唱唱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此二書長史答。先因通華僑意。似酬前書。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今闕。

右二條△書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團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僑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削奪。尋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並是酬問華氏事。不知是子年丑年耳。

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煞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邱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逼。示彼訟者耳。是斗亡月亡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

羅制千神。且欲視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詣斗墓。叱攝煥等。制敕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源也。可勿宣此。當言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暫應爾。六月十六日夜。小

君授書此。此令楊君為長史家攝過家訟也。許朝先為南陽郡。故得殺新野人。而此三人事不出周勳語先。生中。當是四十三條限也。斗為仙品。而猶被水官之逼者。是喪服中殃氣尙相關涉故也。

紙三百。酬鬼帥王延。近報錄。以杵宗會有功。油三斗。令勢威照鬼形。使不得暴。青絹三十尺。酬鬼帥范疆。近執載百。酬鬼帥深衛。近防護疾者。招魂。安神。使冢訟不行。有殊功。

酬鬼帥深衛。近防護疾者。招魂。安神。使冢訟不行。有殊功。

右四條詭。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之禽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謂令與同。勿忽忽耳。非使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既有酬詭。後長爲已用心也。所

以夢假於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斧清淨藻潔。久齋濯魄心。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

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慎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常謂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書。密密示之。

真司科云。有力於百鬼。聘帥御於天威者。宜須此詭。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帥。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解二百八十年一進。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心動於事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而畏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此武解之目。世中諸人。都有相類。宜服五飲丸。去水注之氣。可急合。不但治疾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氣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嶽夫人告。長史素患淡飲。比來疾動。故有此告。五飲丸卽是世中者耳。

精合五飲丸。當大得力。且可自靜息乎。范安遠所語。語許長史無所憂。不煩此詭。可還之。右保命君語許侯勿憂。嗣伯之詭。且還之。

右右英夫人語。

小君曰。我二人吏兵。恐宜詭謝。獻以體上之密寶。不爾。小子後不肯復爲爾用力也。許厚之徒也。許犂子所賴在其弟。許牙所賴在其父。佳事不可忘也。惡事不可忘也。又爲寶密關達機密。銀亦爲次寶也。其今

多情彌精耳。後勿復數爾勞損其神。

右小茅君授所言。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爲讐家薛世等所殺。又世殺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
認在三官求對考。今生人也。寧見殺時。頭先患瘡。瘡流面目。檢譜不見戴賤。當是婦人不顯名。

七月二日夜小君授書。

其夕長史亦得夢。此夢字也。眞書多如此。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元味。就虛擲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
尙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右從小茅君來凡十八條楊書。

七月二十七日。禺中許主簿華侯當入靜中。爾時無復所有爲。防未然耳。

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慎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困。必泄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瘵絕疾。今何乃用
憂之甚耶。名身誰親。蓋宜思之。

縱令以小代大。如父何如。大小俱來。於母何如。衰自己身。認自家人耳。三官自有成事。憂惋亦無所解。自
非齊達於內外者。將不得不懼悸。

今月六日。是赤孫絕日。先處事耳。今雖停放。無所復畏。然四帥逆已關之於都禁。至日爲能遣尸殺使者。看望之。雖弗復慮矣。至日父母將入靜中。靜中疾發。亦無苦也。我其日亦當視汝。

右三事小茅君說。

右三條人書。

八月六日。父母將赤子入靜燒香。北向陳乞於二君。爾時自當有所見。所見萬無所苦也。其日中時。當有前日碧衣介華袴人。來在靜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請乞也。八月六日中。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長爾。著紫皮袴褶。將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延自爲人作益。爲將娥見人耳。娥其日或當被縛。華書吏其日當內井上助主人耳。日中當來。須臾去也。故宜力上諷。注冢訟章於却氣毒之來往也。三過如此。考者匿矣。夫散醫布考。皆因人之不陳疾者懼焉。則精胎內戰。是故痲痲流發。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令上章者。亦以遏虎牙之盈縮耳。

范中候所道如此。范中候名邈。卽是撰南真傳者。

許厚當謝詭南真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以小代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爾耶。勿忽忽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娥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眞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尅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資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送斗恆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勤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

八月二十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右十條楊書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眞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宜慎。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

亦宜有辭詣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宜辭詣保命定錄二君。辭旨當令如南嶽夫人。疾者自當告。

易遷昨來道此別省。△此二字題紙背。

右四條楊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啓濟拔。每賜教誠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靈澤。永賴天廕。玉斧以驚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慚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真法。唯執心守敬。修行寶秘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誠喻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誡。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唯△謂應作析字。骨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當洗濯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穆。兄虎牙大小罪考。玉斧不修。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思愆。補過。舉家端筆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更生。謹辭。此與是虎牙病時。據與南真辭也。據自書本。

虎牙慎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驚喪。多喜殺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真告。

學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病。歸咎於神靈。當風臥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以告元妙哉。保命告牙。

右二條有捺書。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珪璋庸。不識萬流椿。解落儵欵頃。賓客何必人。誠云是誠。誠則能改。
右英晚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栖沈之客。步元辭而詠虛。彼人自可晚曉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耳。試復一悟。忌其微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遠內負心。三魂失真。真既錯散。魄乘其間。夫爲道者。當使內外鏡徹。宮商相應。靈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映昔亦如此。諸人陶其心。今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勸勸。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

右小君言。

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莫不煩。吾欲因楊問。便自知。乃作此。

右清靈言。

有間於邪而邪。烝爲之踊也。非病也。右安九華語。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

右紫微語。

治自當差無苦。

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

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卽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

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觀當一二。第七無慮也。

此一行楊君與長史書語耳。

戲言猶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慎示人。慎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右十四條△書。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味元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內觀。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爲黨耳。若今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幹略。爲井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與司馬宣王

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亡，引此語以動長史，令去官也。

藥四九日服一。

行來宜詳，前後已累言之矣。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旦當啓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折除不詳。

奉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右二條人書。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昃，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慎接於紛紛之務，經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人當言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聞寶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此年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爲申陳之。右帥晨許肇亦深以爲意，無所憂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秘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蓋以皮謂應作彼字人已聞至道於胷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也。

右夜荀中候言此，故書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喪衰厄，光怪夢悟，錢財滅耗，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家訟墓注爲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眞誥卷八

甄命授第四

遊精罔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真。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牀。席左右令潔靜。理護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燒香。使冷然不雜也。南嶽土真當數看出內。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風患。是以今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佳。益使人無憂。此易遷令告長史也。草及木瓜。當是理衣下人名耳。可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當小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護靜屋。以爲急。并欲得一室。可棲息處。今年欲取草。當爲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

臥牀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彰。謂應作障字。亦可以牀着。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晨夕當心存拜。靜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能拜起。故令心存不替。斧有霍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大宜住此。今自無他耳。

右易遷一夕再來四更中。

獨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此似在縣下所授。今據還山。使黃民歸家也。易遷即據母。七後得入易遷宮。因呼爲號。前所呼亦皆是也。

斧學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蓮。即撰茅三君傳者。人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造所在。寒暑善惡。草木水土。無不經見也。亦試在其中也。頃數聞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渠謂應作詎字。能成遠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恨。始悟人難作而善。不可失云。學道者除禍責此。審爾當勸。

右易遷夫人所道。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覺。將類默告其駭浪。元數纖兆。而號咷微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邱山。誠與汧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棲無以冥會。是故死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爲禍害。

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孔辭。

後人謔作謝安字。孔氏孔默也。云似是孔嚴兄弟。長史父先爲嚴從兄坦前鋒都督。是討沈充時既有因緣。故得此也。

虎頃大號墓下事。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頤幽精者。疾源或興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賒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定錄仙人答孔求乞藥方。

想早葬兄。今注烟速消。雖不辦。妨於生者。要欲得柩物。時寧三泉。使凶氣泯靜也。

小兒疾方行當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一字被剪除。疑猶是孔字。所問疾患者。

右從禮年來凡十九條並有掾書

遵勲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謂其將聞斯而請命耶仙真並呼藥爲消摩故稱消摩經也誦之亦能消疾也應南趨而

北聘既心口違矣夫捐齋以茹荼哂九成而悅北鄙者捐齋至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當永

爲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浚井不潔蓋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若

許長史能於靜中若救之者則一門全矣亦是師主祭酒之宜請而爲德惠乎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興長史劉遵祖善譚說殷浩向庾亮稱之後一會譚論殊不合遂名之爲羊叔子鶴於是失名

劉遵心故爲修耳何不令其母服大遠志丸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即啓可得疏方不良久答言世間自有可尋索密用保命君問紫微曰此方用牛黃銀屑者非若是者小

爲難合此即今大鎮心丸也先以水銀摩銀屑使消故爲難合

紫微答但領頭

右三條楊書

陸納兄弟清真淳一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慶流七世知陸荀子自誓乞苦

齋一年欲授經卿此二字後人自儆非真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

保命答許長史陸納兄名始並有德行祖名英仕吳丹陽郡太守荀子當是人小名不詳是誰納爲尙書令太元二十年亡

虞昭爲其兄子

此二字後人譌易作先人字。本編可識。

事文書牽連。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粗有功德。且其

家福德強。章聞累疊。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蒙追遣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爲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許長史

庚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

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許長史

庚和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辭文義。升平中爲丹陽尹。表除諸侯六十餘事。太和初爲領軍。如此行迹。不似爲惡。恐是聞戒修善。故得申途。

郗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惋

謂應作怨字。

主恆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

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

太元真人答許長史

郗回父鑿。清儉有忘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掘併所致。不爾則在涼時。殺賊有濫也。鑿年七十餘乃終。即得爲鄴宮職。

右從陸納來四條。有甲手書。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真攝生。太元植簡。太素刊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

聘龍元州。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郗。

希遐遠曜。冥響凝元。蕭浪上韻。耽夢遯真。仰飛霄霧。俯散靈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書秀簡。

帝房之錄。元聲八振。棲身五嶽。於是灌胎朝元。吐納六液。從容三道。誨此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

反華變黑矣。若形羈榮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簪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臻者，適足勞天年，以騁思，終歸骸於三官耳。齋之不專，徒悟而無益，可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真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蹠之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挹，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索長生者多，津尋靈塗者千百，何必用冰爐以盛火，趣償責於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許長史示郗。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當爲太清監也。若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都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殊乖，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迹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郗回猶未足以論至道也。小君，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

而不言，內慈自中，元感皇人，故今福逮於回，使好仙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

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郗瞿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爲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咸制之

耳。每見諫考訴者，甚勲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郗雄與閻屈女，不相

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郗家之禍鬼。驅除此名，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

燒殺朱奢李賤，以致災也。其無後，亦求代逮，又與高豐相扇，甚助馬頭之訟。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

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勲勲，試爲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右保命答許長史。

小君說言。郝鑒今在三官。三為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塔。引理甚苦。郝朗伊香之二人。今為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

郝相今為大曹吏所逮。其婦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於此家。

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為自疏識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高齡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氣

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元。急行其禍。奚不宗生。生乎。於我助之有緣。其婦言亦急家事。當須了之。非

他得豫。

今六天之橫縱。而太平之微薄。靈不足以助順。適足以招羣奸。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齡之無

德久矣。鬼訟之紛錯積矣。許長史。黃氏騰作。據字。將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張諱道者。我當與其一符使服之。如

此。必愈而訟也。此豁字也。矣。不然。往詣水官。所謂嗚呼哀哉。張諱即天師名也。楊不欲顯疏也。

邪氣入體。鬼填胸次。其將迴惑於邪正。必不能奉正一於平氣耶。如此。吾治疾之方始不可得。正一平氣。即天師祭酒

之化也。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語許長史。

冢訟尤甚。恐亦未已。齡曾鑿敗古人碑銘之文。以自顯焉。陰賊於鬼神。弊。謂應作。蔽字。善以自標。訴者誠多事。

以此為首先。

欲取謝奉補期門郎而今已有兼人北帝故權停之耳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奉若服朮酒可未便恭命也高著亦可服朮其家家訟亦爲紛紛朮遏鬼炁故必無他耳

范中侯言此謝奉字宏道會稽人仕至吳郡丹陽尹吏部尚書王允之敦同堂弟王舒子有智幹爲河南中郎將江州遷衛將軍會稽封番禺侯年四十七諡中侯高著即謂齡也期門郎鄧都中官而記中不見此職惟有修門耳

從平擬來凡十四條有據寫

夫觀物適任內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真委形氣於神攝者亦尅疆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真今德匠既凝神仗信澄心密靜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允嗣不多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鎮耳當今五氣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內是以元潤胎萌遂其流根矣我按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元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字之外使美者遊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元人之祕規行之者甚驗

六月二十三日中候夫人告公孝武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座動後以臨登極乃是後午未年此爲大懸

靈草廕元方仰感旋曜精洗似草作言邊應說洗字即毛詩蠶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之義也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嘗有二子。盛德命世。福和似是李夫人賤時小名也。今晉書名俊容。二子卽孝武并弟道子也。

同夜中侯告。

右三條楊書。又掾寫。

德匠既疑元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宜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屢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愆勃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動。今聊作讖。密以相示。右此及掾寫。在掾自記修事後共紙。尋真綜邇文。令難解耳。今拘連相取。又別疏出之。其授之時。維當道其辭。楊君後自更錯義。皆是說晉代之事。並有明徵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慕可悲真間世復思宜

神熙逆歷有數在茲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耘室來之皇慎地

先卒兒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覩三由匠足不慮憂危發呆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慎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慎傳凡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宜。子能寶祕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象推。明匠保德慎無思。驅惡除逆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熙。隆數卒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五世之間真可悲。慕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異紛紛來。金室在茲枕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之。來絕惡夢矣。常存三關佳也。

右英告公。凡云公者皆簡文。帝為相王時也。

右一條楊書。五字朱。

太元真人告許長史。此後非真說。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

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遂得補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天遏。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允不長。志道之人。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真文。耽元精微。慕尚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豈無感。愚愚相隨。安知修真之

本營神養性鎮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內。荆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修道以求仙。貪榮慕貴。多垂成而敗。皆由喪真犯氣。愚瞽罔昧。豈識此機耶。致奪年滅筭。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元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挺愚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元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按訣謹而修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修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元機邈世。理妙接眞。故可縈淳之仙才。而爲衆眞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無復理外之嫌。亦已諮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詣太上前。昭靈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爲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郤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迹。賞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爲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岳。祈天真。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眞人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

陸修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僞陋不類眞旨。疑是後人所作。樂子長非受五符者。唐承卽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眞誥卷九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學眞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元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旣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此答長史諮飛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耳。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按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懃。至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爲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輿矣。此答諸步五星法也。經圖唯言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蹈星。今卽是訣此事也。獎戒之言。實爲切至。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恆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諸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

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眞納氣。將可平日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眞。皆按此道也。按苞元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

此答諸二十四神經中修存之意。亦是祕訣。右此四訣事。今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謬何眞。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眞也。

太上眞人撰所施行祕要。長史寫本有題如此。此猶是衆眞授說經中。所可修用。還童反白諸要事。令長史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經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

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而。謂應作如字。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

白。脈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此經未出世。是下眞品目。

大洞眞經精按摩篇曰。臥起當平炁正坐。先又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

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申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

關。爲之各三。此當口訣。此運動應有次第法用。故須口訣。蓋亦熊經鳥伸之術也。臥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圓匝熱

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

此應作

右一條出大洞精景經上卷非三品目。

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漏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病。自即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也。

右一條出消魔上靈敍中。亦未出世。非三品目。應是智慧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顯誰之所授。

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數。令人炁平。所謂灌溉中嶽。名書帝錄。

右此二條法。方丈臺昭靈李夫人出用。此云消魔上篇。亦應同是前限。

太上籙淳發華經上。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元右元。三神合真。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滄浪雲林宮右英王夫人所出。籙淳經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了也。此經中真品目。

石景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炁。久許時。手中生液。追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此經非三品目。

紫度炎光內視中方曰。常欲閉目而臥。安身微氣。使如臥狀。令旁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

注萬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爲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恆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面而內注視聽。初爲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此經下真品目。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眥。閉炁爲之。炁通輒止。吐而復始。恆行之。眼能洞觀。此經下真品目。

云天關三圖。疑闕圖字。

右四條元師所敕用。元師卽南真夫人。此四經並未出世。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長史爲本。亦題如此。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後並乘真雜說。標題有前後之異。猶是真誥之例。今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豈得下教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真。元想靈人。冥冥者亦具監其意也。若外難未披。假詠兼存。實復未能迴西榆之年。還發元童矣。苟耽元篤也。志之勲也。縱金牙凋面皺。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爲嬰。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卽其人也。說此諸事。皆是令告長史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辦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此謂寶神經中要徑之事。故云鈔徑。

道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爲之。勿語其狀。

眉後小穴中。爲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暉。和瑩精光。長珠微童。保鍊目神。是真入老起之上道。一名曰

真人常居內經真諺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真人所以能旁觀四達。使八霞照朗者。實常居之數明也。目下權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探明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皺兆不生。目華元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內存赤子。日月雙明。上元歡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元。固腦堅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結。唯令多也。於是頭血流散。風濕不凝。

都畢。以手按目四眥。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得見百靈。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並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真隱

訣中。今不可備皆注釋。

慙而行之。使手不離面。乃佳。已成真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皆盟金爲誓。金之多少。在人盡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真官曰。欲聞起居。金爲盟書。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爲真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盟信既定無科。謂受此宜用金珠二雙。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紫微是承裴君說寶神經畢。仍復更接論寶神事。如此則裴所說亦同此夕。

夜臥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呪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目元徹。通真達靈。天中元臺。流炁調平。驕女雲儀。眼童英明。華聰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素。柱梁不傾。七魄澡鍊。三魂安寧。赤子攜景。輒與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當摧以流鈴。萬凶消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真皇所祝。羣響敬聽。臥覺輒按祝如此。勿失一臥也。真

道雖成如我輩。故常行之也。但不復臥。自坐爲之耳。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洩。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錄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華。真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拭面目。令少熱以爲常。每欲數也。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諭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啓乞此法。卽夜有降者。卽仍見諭也。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損。故特譖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耳。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此蓋指戒長史也。

右一條清靈言。

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綠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旣櫛髮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常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此二條皆駐白止落之事。亦是令答示長史也。

紫微夫人諭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真。入山澗之谷。填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真。

俯按山源也。華蓋一名華庭也。

天真。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庭。在兩眉之下。是徹視之。

津梁。天真是引靈之上房。且中暮恆咽液三九過。急以手三九陰按之。以爲常。令致靈徹視。杜遏萬邪之道也。一日三過行耳。紫微夫人言。人有卒病垂死者。世中凡醫。唯知針人中。不知針山源谷中。此文謬也。本注從此注起。是楊接長史書也。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

生。徹視萬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升太上。與日合并。待補真人。列象元名。楚莊公時。此卽春秋時楚

莊王也。市長宋來子。恆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恆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

天馬。來詣太真家。真人無那隱。又以滅百魔。恆歌此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未解其歌耳。乃遂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真人馮延壽也。周宣王時史官也。手爲天馬。鼻下爲山源。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楊接書。訖此。

雲林王夫人曰。仙真之道。以耳目爲主。淫色則目闇。廣憂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矣。今令人聰明益易耳。但不爲之者行之難。欲得上通徹映。旁觀鬼神。當洗心絕念。放氣流淫。所謂嚴其始矣。夜臥先急閉目。東向。以手大指後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門。使兩掌俱交會於項中。三九過。存目中當有紫青絳三色氣出目前。此是內按三素雲。以灌合童子也。陰祝曰。眼童三雲。兩目真君。英明注精。開通清神。太元雲儀。靈驕翩翩。保利雙闕。啓徹九門。百節應響。朝液泥丸。身升玉宮。列爲上真。凡四十八字。祝畢。咽液五十過畢。乃開目以爲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時。一年許。耳目便精明。久爲之。徹視千里。羅映神靈。聽於絕響者也。此亦真仙之高道。不但明目開耳而已。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宮中歌曰。手把八雲氣。英明守二童。太真握明鏡。鑑合日月鋒。雲儀拂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關。驕女坐元房。愈行愈鮮盛。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目之經也。我滄浪方丈仙人。常寶而爲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中。傳行以青金爲誓。然後乃施行耳。此右並是右英夫人受令告長史也。又用盟信。兼有青帛。令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傳耳。謂青可二十尺。金鑑二雙。此四明王經三品元目也。閉炁拜靜。百鬼畏憚。功曹可見與語。謂久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顧。忤真炁。致邪應也。

入靜戶。先前。使人通達上聞。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旣櫛髮之初。而微呪曰。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右爲隱月。左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猶是安妃所說無異。但不知何者。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秦清家有正一平炁。今此悉載拜靜衆事。必應是秦清經。恐脫炁字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顧。反顧則忤真炁。使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戶。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乃趨行如故。使人陳啓通達上聞。

又曰。臨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衆邪炁。

又曰。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日。使人通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蕩鍊尸臭而眞炁來入。

右元師所敕使施用。右六條與前所說大同小異者。是受旨。是略記。今更詳記寫此。并益後二條。以示長史也。

右十條並長史寫。

服仙藥常向本命服畢。勿道死喪凶事。犯胎傷神。徒服無益。

東卿司命君。此一條本在受明堂三元真法後。

右一條楊書。

太上九變十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澡浴。與解形以除之。

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三斗。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卽萬淹消除也。旣以除淹。又辟濕痺瘡癢之疾。且竹虛素而內白。桃卽却邪而折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濁也。天人下遊旣反。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蕩也。至於世間符水祝漱。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益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鍊尸之素漿。正宜以浴耳。眞奇祕也。下眞品目有九化十變。疑此目是例言也。

紫微王夫人所敕用。

右一條長史寫。

受洞訣。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

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夜、於寢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啓太上大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靈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眞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天關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眞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緣蓋龍轅、上詣紫庭、役使萬神、時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此一條掾寫、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眇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長史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又掾寫、

右紫虛元君所出、右此三事、並上學隱朝之法、其經並不顯世、故南眞出之、亦是令長史遵用也、

右三條有長史掾共書、同在一紙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齋經玉童玉女、將太極典禁眞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友、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臥存

思或讀書念真在意爲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兼慎於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
訣之始常當修此好以爲意也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
祝曰大洞真元張鍊三魂第一魄速守七魄第二魄速守泥丸第三魄受心節度速啓太上三元君向遇
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體門黃閣神師紫戶將
軍把鉞搖鈴消滅惡津反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臥必護吉應而造爲惡夢之氣則受閉於三關之下
也三年之後唯神感旨應乃有夢也夢皆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略無復惡占不祥之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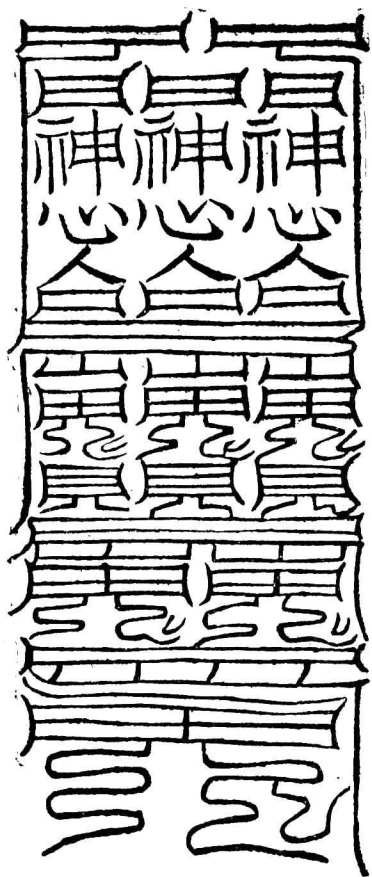
西下心亦同但謂四方金炁之心剛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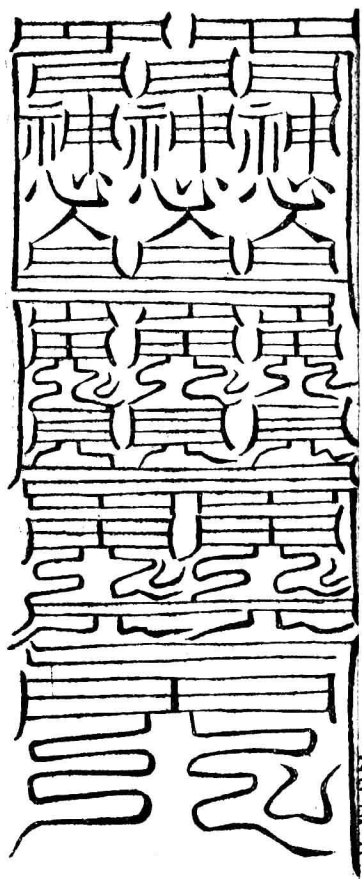
長史作惡字皆西下心其義與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爲佳則吉感也臥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而微呪曰太上高精
三帝丹靈絳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經所向諧合飛仙上清常與玉真俱會紫庭畢此大洞
祕訣以傳於始涉津流者矣

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真經亦未顯世今世中經乃粗有其事皆增損不同

右三條有長史寫。





此符摹掾畫。

已上符本朱畫。

明堂內經開心辟妄符。王君撰。用開日。旦向王朱書。再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使我勿妄。五藏遠尋。拜畢祝。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五通。勿令人見。兩妄字謂皆應作忘。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祕術也。

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掾寫兩本。掾朱書。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元真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衛護。此上真道也。太上元真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然後受書耳。此元真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祕。藏之囊肘。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元真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夜行及冥臥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恆爾。此爲佳。

右此是說元真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傳中。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真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畢。當覺心暖。霞暉映驗。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心。光暉合映。神真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徹。面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寶車來迎。上登太霄。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日作也。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

此經亦未出世。

右一條長史寫。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徹五藏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此兩字是

摹真本朱書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圓書日也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真所受

右一條楊書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遍問朝廷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採寫佛經四十二章祕蘭臺石室第十四即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圖帝感非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安遠夷慕化願為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帝時耳此說粗與外書同而長安中似久已有佛裴君卽是其事且佛法乃與天竺屬實而月氏無有與此爲異今既欲說小方諸奉佛故先宜敘此也按張騫非前漢者或姓名同耳傅毅字仲武見漢書秦景王遵等不顯此寺名白馬寺明帝乃葬顯節陵此云壽陵者漢諸帝在位時皆預造壽陵猶今世人作壽塚非陵名也外書記亦云遣侍中張堪或云郎中張愔並往天竺寫致經象并沙門來至又恐今此說未必是真受猶可楊君疏在語耳但真經語中自函有論及佛事也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

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邱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華實多蓊粲饒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里中盡天仙上真宮室也金

玉瓊瑤。雜爲棟宇。又有元寒山。山上別爲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迴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輩。

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方諸是乙地。湯谷是甲地。則自寅至辰十萬里。方五隅七言之邪。角十四萬里。故去會稽七萬里也。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鏤之。或有高百

丈者。數十曾。謂應作層字。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之以

飛行。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此不同。依如三弟子雖奉佛道。不作比邱形服。世人謂在家真菩薩耳。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汗

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簫。以自娛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簫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簫同唱。百獸拊儻。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真。猶故服之。霍山赤城。亦爲司命之府。唯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青童爲太司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軫執事。不知當在幾幾位耳。直存心中

有象大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出喉。至齒間而芒。此字儂。非真。徊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此字儂。作真。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爲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

八年。必得道。行日中無影。辟百鬼。千惡災氣。恆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絕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則鬼無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叨。勸道之至。生不可失矣。寶書日月。即謂紫文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並告楊君。令以示諸許也。

爲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真。

元清告。按南極、西城、元清、三高真。未當有餘降受。唯戒及詩各一條耳。不審此當是何時所喻。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元上法一年。便驚視聽。自可勲之舉之無疑。中君此事失前紙。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恆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

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二十一年夕一過。不得萬遍。一恐應爲七。或爲八字。

不爾。夕則二三過耳。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為始存以生氣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慙感為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亦審耳

清靈君告

存思要法當覺目視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吞咽一芒畢又當鎮星

下又存鎮星良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此一事異法經中無此說

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尾下也依此言則後是單修法也

六月一日夜青靈真人言右四條楊書青當為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颯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

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韜綠凝日霞煥明赤童秉靈元炎散光颯象鬱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此說按紫文曰日魂事

義旨不正可領

右二條某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元阿煥洞圓光蔚晃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寶金房煙霄歌

右大同真經中篇今鈔數行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日為濯耀羅方諸真人呼日為圓羅曜夢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元真

之道矣。日德磨澤。長生之象。紫雲罔晨。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

辭四通已呈。意氣安和。

此楊君自與長史書語耳。

右英疏大洞真經言以釋夢濯耀羅之義如別。

此亦自語也。長史夢事不顯。

右四條楊書。

眞誥卷十

協昌期第二

微誠因理感。積精洞幽眞。斐斐乘雲綵。靈像憑紫煙。眇眇濯圓羅。佛佛駕飛輪。元翰啓矇昧。顧景恩自新。
長史既開啓告。賦詩一篇。本注之。此卽酬釋夢之旨也。長史自書。凡眞書及古書作髣髴字。皆作彷彿字。此則是髣髴也。此字已下至也字。並朱書。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恆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縵。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爲之。臨日施行。視日益佳。其法鮮而其事甚驗。許侯可爲之矣。
范卽是華陽中監也。事在第四卷。

右一條楊書

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授含眞臺女眞張微子服霧之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己。先閉目內視。彷彿使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鬱然因入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蜿蜒。五色洞天。神煙含啓。金石華眞。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元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也。

右一條楊書。又掾寫。

守元白之道常旦日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一且行至向中又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當別寢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炁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煉一身一身之囊五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掾寫并右三事在論華陽第四卷中今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猶在彼卷

太極真人敕酆臺北帝使告三此三字被後人官制神滅鬼靈符盛以重紫之囊係之頭上入穢淹脫也此九字又被青籙乃不可都識而非今所書字衛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有千佩符者即死此下復有十字亦被躪不可復識男女各佩

一已別題之

小君今書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北帝書七元符中有一符無題相傳言是此符而玉馬經世未嘗見不敢為定

- 一雄黃
- 二雌黃
- 三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雄黃熟研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研之良久成也以膠清合研之言一者以意為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此是諺作三黃色以畫符法真符多用此

右三條楊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責方之不驗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末知道門戶之人耳。可用朱萸根皮二兩。紫雲芝英三兩。

此用君口訣。此是論合初神丸事。其方在蘇傳中。卽周紫陽所撰。故受此訣。是告長史也。

右一條公書

成治朮一斛。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搗爲屑。以清水二斛。合煮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置銅器中。湯上蒸之內。白蜜一斗。大乾棗去核。熟細搗。令皮肉和會。取一斗。又內朮蜜之中。絞令相得。如餅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時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耳目聰明。三年顏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朮一斛。水盛洗。洗乃乾。乾乃細搗爲屑。大棗四斗。去核。乃搗令和合。清酒五斗。會於銅器中。煎攪使成餌狀。日服如李子三九。百病不能傷。面如童子。而耐寒凍。

又法。朮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搗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搗三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百災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壯健。久服能飛越峯谷。耳聽目明矣。此三方有據寫。似是紫微夫人所授。繼朮絞後者。

鍊麻腴法。清水三斛。麻腴一斛。薤白二斤。合三物會煎之。以木蓋蓋上。勿令腴煙散出。取一斛。止內酒中服之。亦可單服。此一方有長史寫。乃別出四藥丹方。而世之方本。又加蔥白二斤。

極太真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既足一斛。氣乃絕。絕卽是死也。既歛。失尸齒。在但餘衣在耳。是爲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斛。仍絕也。既絕。已自覺所遺尸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輶輿其來載之也。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舉家用。

雲霞衣九兩是其首。此一條不知出何處事。卽應是白鬚散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人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並未體正道。後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真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爲己用。心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謹寫。燒香先者寫上書。當恆燒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使煙濟恆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不精勤。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勤耶。恭繕其業也。既加之以檢慎。守之以取感者。則去真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此前五條。並似止告楊君。

受書則師乃恥之耶。真心既有不盡。獲考者非一人。子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此度世。幾未可量也。九華真妃言守五斗內一。是真一之上也。皆地真人法也。

上黨王真。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按於此道而始矣。魯女生。邯鄲張君。今皆在中嶽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爲不難也。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嵋臺中。本其外守一元一之屬。莫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五斗真一。卽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勤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真。此亦中真之上道也。流珠亦九宮家事。其經未出世。此前五條。並似令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梯也。遂之者真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者也。此語似令告緣。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皆有之。至於無一人合藥者也。皆如傳國璽印。父傳子。子傳孫耳。好道而不專。疲志而不固。華名鍾於胸心。榮味交於外視。萬萬皆是也。適足疲我三官之司矣。此語似令告牙。可令許斧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積考之痕也。亦致真之階。

右紫陽真人言。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遠魄返真。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

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車服牀寢。不共之也。所以遏穢垢之津路。防其邪風之往來耳。此甚易行而更以爲難。所爲信道不篤。欲飛反沈者也。心遘何必言哉。其自當知所爲。此三條似令告長史。

右南岳夫人語。

右十六條。並楊書。又雜掾寫。

人臥牀。當令高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炁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高謂三尺已上也。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浴。潔不爾無冀。盛字是淨義。中國本無淨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如此。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眞故。青童亦云。一言一事。泄滅一算。如此可不慎之。此三條本在鄧宮記中。楊書。又據書。

大洞眞經高上內章。遏邪大祝上法曰。每當經危險之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心將有微忌。敕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躡兩鼻孔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也。三十六過。卽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躡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以掩鼻。於是臨目。乃微祝曰。朱鳥凌天。神威內張。山源四鎮。鬼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藏。魂臺四明。瓊房零琅。玉眞巍峨。坐鎮明堂。手暉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十九章。中有辟邪龍虎。截岳斬堙。猛獸奔牛。銜刀吞鑊。揭山攬天。神雀毒龍。六領吐火。啖鬼之王。電豬雷父。掣星流橫。梟磔駁灼。逆風橫行。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羣精啓道。封落山鄉。千神百靈。併手叩顙。澤尉捧燈。爲我燒香。所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通。乃開目。除去左手。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分。手臨魂臺。則玉眞守關。於是感激靈根。天獸來衛。千精震伏。莫干我炁。此自然之理。使忽爾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眞邪之通府。不眞者所以生邪氣。爲眞者所以遏萬邪。在我運攝之耳。故吉凶兆焉。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眇乎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我御順其術。而死生悔吝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眞經高上首章。此一條不審誰授。有長史寫。此經亦未出世也。

夜行常當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說益善。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害。欲臥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照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臥辟諸鬼邪之氣。如此凡三過也。此二法出酆都記。今鈔相隨。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顛巨獸。手把帝鐘。素梟三晨。嚴駕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戾。威北銜鋒。三十萬兵。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祥。敢有小鬼。欲來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畢。四言輒一琢齒。以爲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爲恆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目爛。而身卽死矣。此上神祝。皆斬鬼之司名。北帝祕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恆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謂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矣。常亦畏聞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齒當臨目存見五藏。此中一字。楊本穿壞。不可識。據亦仍闕無。

具五神自然存也。酆都中祕此祝法。今密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共祕之乎。

右五條楊書又掾寫楊書北帝祝是口噤時書極多僂鑿改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風痺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身成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牀處所者。正欲與冢相接耳。墓之東北爲徵絕命。西北爲九厄。此皆冢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臥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之曰。太元上元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真人我佩上法受教太元長生久視神飛體仙冢墓永安鬼訟塞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氣入淵得籙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鬼散形也。此應令以授長史也。但許姓羽音。今云東北徵

絕命。是爲不同。又九厄之名。墓書無法。

手臂不授者。沈風毒氣在脉中。結附痺骨。使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元五華六庭三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平流風結痾注鬼五飛翹翹冢氣陰氣相徊陵我四肢于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即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暉。考注見犯北辰收摧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惡夢。恆有冢注燕。又患欬癆及兩手不理。故每授誥法。并針灸在後。若弟

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不復令臨目內視。咽液琢齒耳。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爲鬼所擊。舉身不授。似如綿囊。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卽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

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痺不授而已也。唐覽無別所出。不知何世人也。 鄧都北帝有此數法。亦參於高仙家。

用也。又有曲折經。藏著西明公處。周文王爲鄧都西明公也。 鄧子真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濯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

不授。積年其晚用針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鄭元唯有一兒。爲賊所害。有遺腹子名小同耳。既不入山。又復不病脚。此子真又非谷口者。進退乖異。莫辯實據。 唐

覽今在華陽。得虹丹法。合服。得不死。前來至此。並應是保命告。

十三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脉內纏。故宜十三過針。乃得理內脉入少陽也。灸

氣得溫浮上。臂血得風痺。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筋屬不滯也。灸手幽關及風絃。并五津。凡三處。

急要也。當待佳日。我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侯夫人言。手幽關、風絃、五津、凡三處。偃側圖及諸灸經。並無此穴名。

夫風考之行也。皆因衰氣之間隙耳。體有虧縮。故病來侵之也。若今差愈。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痼除

也。今當爲攝制冢注之氣爾。旣小佳。亦可上冢訟章。我當爲關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昔鄧雲山停當得道。頓兩手不授。吾使人語之。令灸風徊。曲津兩處耳。六七日間。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

針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昔趙公成兩脚曳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

此三十年。太上真人賜公成流明檀桓散。一劑卽能起行。後遂得道。今在鶴鳴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

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也此謂內研太元心行靈業栖息三宮偃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風徊、曲津、兩處、灸經亦無此穴、家訟章不見有真本、鄂雲山、趙公成、並無別顯出也。

夜臥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臂使臂內外通
匝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鍊煙洞徹風氣百邪
燔然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汪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祕祝法此經未出世、若猶是智慧七卷限者、未審小君亦安得見之。

右八條並掾書寫

昨具以墓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沍久經墳塋遂使地官激注冢靈沈滯風邪之興恆繼此而作然
衝氣欲散作考漸歇鎮塞之宜未為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以潤乎易遷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陰惠流於
四衢植棠棣於龍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荀侯即應是荀中侯也此即長史婦亡後所告范幼沖漢時尚書郎△缺一字

解地理乃以冢宅為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秉氣上元辟非元武延軀虎嘯八
垂殆神仙之邱窟鍊形之所歸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也四靈雖同墓法而形相莫辯又以朱鳥為上元亦所未詳也積善憩
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為以示始終之觀耳至於神全得會熙鏡元開
亦何時永為朽物不復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此並論長史婦所葬墓事

辛元子所言辛元子事在

右三條楊書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元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冢墓。百忌害氣

【青龍秉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為福。侯王之冢。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

尺。題其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上元辟非】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

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冢墓之患。能知墳墓之

法。千禁萬忌。一【元武延軀】皆厭之。必反凶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冢。不足宣也。此一紙異手書。青紙。依如此法。

亦為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三尺者。是九尺入冢裏。正取中心為數。朱鳥在東北。

也。但辟非應是朱鳥。而云冢後若徵家甲向。朱鳥在西南。羽家庚向。【虎嘯八正】所不論耳。

員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清

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

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員三尺。猶是方員。方員之法。六邊皆等。如印形也。趙公明。今千二百官儀。乃以為溫鬼之名。九

功七德事。出左傳。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填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凶為吉。

行下被割。餘一字如此。當是此字。後行又被割。語則未盡也。從員二尺來。別一紙。復是異人。迹。不與前同。而俱書青紙。色理亦小殊。疑此並寫非真。前范監既有此言。恐後人因以造法耳。

上清真人馮延壽口訣。前云是楚市乞人西岳真人馮延壽。西岳之號。自不妨上清之目也。此後凡十四事。雖未見真書。類其事旨。不乖真法。故別撰錄。附於卷末。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

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恆吸引二景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未溢。雖復接景餐霞。故未為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元州。受書為中嶽真人。領九元之司。于今在也。此說殊切事要。仲甫父子。無餘別顯也。

夫學生之夫。必夷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元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元挺玉籙。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誠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真仙之士。常慎於此。以為生生之大忌。此事彌會衆經之旨。

夫學道。唯欲嘿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凡存神光行真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為五神之炁。忌滂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輒當一二過舐唇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輒兩三過叩齒。以會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爲損液漏津。使喉腦大竭。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遺諸可歎。

凡五卯之日。常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明。亦適意所陳。恆如此者。玉女降侍。此三條與經語亦互相同也者。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曰。太一鎮生。三炁合真。室胎上景。母予父元。生我五藏。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華。左嘯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行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爲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長生神仙。未見此經法。

凡入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靜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髮髯。對在我前。使面上恆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令九寸。存畢。乃琢齒三通。微祝曰。元胎上真。雙景二元。右抱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畢。又叩齒三七過。咽液七過。此名爲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存之耳。道授乃有識形而未見此祝法。

又學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真朱筆點左目眥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微祝曰。上景飛纏。朱黃散煙。炁攝虛邪。尸穢沈泯。和魂鍊魄。合體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琢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躡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躡左目下。各七過。當盡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鉞精賊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遏淫亂之炁也。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頗似太靈真人法。可兼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真靈混錯也。

夫叩齒以命神。咽炁以和真。納和因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爲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炁液耳。此名爲呼神和真。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僞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緒。用以爲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經中意旨。

右本卷訖此。

養性禁忌口訣。復有此諸條。亦未見真書。而似是二許抄事。皆仙人條用小訣。有助於施行。故並撰錄。

黃仙君口訣。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豬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爲上道士。自不可食豬犬肉。而交房。

中令藥力不行。又計食一斤。損算百日。子其慎之。此彭祖弟子撰傳者。

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即封君達也。出神仙傳五岳序。

沈羲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唾。亡精失氣。減損年命。藥勢如十。沈出神仙傳。

呂恭口訣。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伏走。百毒藏匿。呂出神仙傳。

欒巴口訣。行經山及諸靈廟祠間。存口中有真人字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

丈人著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詣赤靈。丈人受斬死。衆精

却十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即欒豫章也。出劍經神仙傳。虎豹符。及後漢書。

東海小童口訣。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減算三十年。此上相青童君

之別號也。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慎勿言。有多為山神百精所試。夜臥閉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

天。劉京亦用此術。出神仙傳。今為海神之宗。劉京。滄漢末人。出飛步經後。

女仙程偉妻口訣。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程偉為漢期門郎。其婦知房事。見葛洪內篇也。

鳳綱口訣。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處存其火。祕驗。

出神仙傳。能釀百草花以起死者。

陳安世口訣。道士結頭理髮及飲食。施履屐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于其飲食。動其履屐。用其枕

擄彼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茲囂穢。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祕之。陳出神仙傳。

李少君口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壞氣之極。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臨喪。致感極之哀。不忝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祕之。故口傳焉。漢武臣出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潰飛越。三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寒暄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宮。女宮在申。男宮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者矣。子其慎之矣。綱妻出神仙符中。凡此雜事。皆與真經相符。並可按而施用也。

眞誥卷十一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嘍作此言。按嘍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己前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

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歷世遊踐。莫有知其處者。故曰地肺。字者。並茅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祕。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遠迴。故曰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爲縣。故其里不復存。昔時應在述墟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此蓋呼秣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西左右。正自如此也。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窻。

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眞洞仙館也。此論洞天中諸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入。得靈寶五符處也。清虛是王屋洞。天。名言華陽。與比並相貫通也。山形似已。故以句曲爲名焉。今登中茅元嶺。前後望諸峯壑。盤紆曲轉。以大狀如左書已字之形。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

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

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

又河圖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也。後所稱河圖。即是前要元篇語。雖山壇字異。其理猶同。此蓋指論金

乃定揚君宣說吾之所啓發矣。言相感。

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感。

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感。

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感。

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感。

隨地勝。一片地能如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

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年矣。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為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為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屯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然纏會。所以歎河圖之逆兆也。句曲山秦時名為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為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為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為句曲

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鶴。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茅山隱隱相屬。皆句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而諭。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

不爾也。今以南最高者為大茅山。中央有三峯。連岑鼎立。以近後最高者為中茅山。近北一岑孤峯。上有聚石者為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東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為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球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馬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嶠、大橫、良常、諸山。靡迤相屬。垂至破罡瀆。自大茅南。復有韭山、竹吳山、方山。從此疊障。達于吳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海也。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

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為金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為金井。當是孫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沙。云兵帥仍屯居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述墟。昔乃名朶墟。今是良民。述墟前十數里。大茅有吳墟。村以號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關。金陵長史宅西北。近長隱小岡下。乃時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既經耕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井。亦恐如長史井埋沒耳。又小茅大橫。不見採金處。大茅金井。若是復不應頓如此遠居二三。疑味。金陵之士。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

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既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密令爾許侯。

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既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既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谷關卽孟津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卽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是無知察。亦爲真靈愛護。不使輕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卽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紀。則啜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言也。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觀其形勢。便朗朗

也。故不曲示耳。保命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垠所至。至於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略。粗知其處。若爲仙真度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搦手築室。必當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強欲居之也。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

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

按今呼爲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壩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述壩首。又父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爲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卽是此地。大略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爲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卽是昔號不。雖有耆老相承。傳譯漸失。兼汧源迥異。不必可指的爲據也。上古名此山爲崗山。孔子

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爲崗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

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崗山。山卽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爲死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其有可住處。益呼爲長隱。隱。音於觀切。其言可際障也。此崗山雖多細

義興蔣員芻等。今並立田舍於崗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

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子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特此而徜徉耳。石弼王王真

示許侯。此卽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爲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於長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爲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旣帶近洞天。神真限衛。故能令三災

不干。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書。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傳中

至第十天。井及鄴都五嶽。入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

此當是至太山頂爲言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墟猶有

原阜壠。偃上蓋正平也。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登隴阜之上。則於天爲下耳。其內有陰

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元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

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屋畔。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視。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句曲之

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柏枝隴中。山北大洞。即是北面之東便門。而東西並不顯。中

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事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墳處也。柏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真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

內已被塞。當緣穢多故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真仙人出入。都不由王門。皆歛爾無間。設此門者。爲示是山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

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

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翳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

而罔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

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開傳者云。江東

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

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

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峨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穎川間。便應徑通王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爲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真嘜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

上之官家矣。

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

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

嶺上以覆埽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

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後墨客皆定錄真君噉以告長史據寫本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埋璧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真人無所隔蔽矣按傳所稱即是登山時

但云一雙為異或應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不小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

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

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

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

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為常也爾乃羣臣並稱壽喚曰良為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聲齊唱洞駭山澤

讚樂吉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從此而名險外書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出遊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

禹望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來並北海至瑯琊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邱九月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未有瀆即是從延陵步道上取句江來路仍過停鑿設耳非必故詣句曲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不進前嶺

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祀璧之意者為通是望山設所以中君云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也夫號從主人名由地表小君以漢成帝時噉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魚以亂恠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為秦正月為出遊是至雲

夢耳不爾則是三十八年秋崩也未作後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比別更詳正之王莽地皇三年七月

戊申此七月二十遣使者章邕齎黃金百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君王莽制金為貨名鎰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十遣使者吳倫齎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

埽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最高處是也此二事不顯真噉中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真人

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鶴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鶴廟。每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鶴在帳中。或聞伎樂聲。於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逮山西諸

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為述墟廟。並歲時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為西明所司。非復真仙僚屬矣。中茅山元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

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瑁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

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

有小水。度嶺南。隱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甚覺赤耳。平處可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爐火九華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屋

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

此即隱居今所住東面一橫壑也。此壑純絕石。石形甚瑰奇。多穿穴側傍。盤紆下深。乃有無底處。屢投脆物在中間。玲

玲之響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真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壁而拆開。內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乃

飄飄有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澗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冷。今正對

澗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

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度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即後所云菌山之前也。此忠

去徑路近。車聲人響。殆欲閉關。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便是第一。處方當思為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隱居今

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迴曠。且此一山。通無虺螻毒螫。時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溫病。山德寬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常鬱如東閭諸山耳。自隱居往來。燠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朮并雜藥。絕宜松柏。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飄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

洞天之中。中央元憲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爲天市盤石也。元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憲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元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填洞天之中。中央元憲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飄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飄輪之迹。今故分明。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唯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述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不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真人常御九龍。左驂名風。右服名欵。既覆山頂。故指乘其右驂。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爲飄輪迹。乃無埋沒。石壇既未顯。金寶亦難測。所理。又疑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尙未得窮歷踐行。而况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來得遍履者。患於無良侶。可同登陟之艱。獨行又覺飄飄。是以遂爾淹稽。常所耻恨。比日方負杖孤遊。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

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

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

元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乃可知處。自未敢輕索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計十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

便明者。此爲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

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

何人耶。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柏枝礪石穴中。此礪小穴甚多。難卒分別。必須精感得開。乃可議入。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證辭難闡。非專請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於俗。所

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挺分高邈·而形譎獷味·豈可
相比·此語是欲相獎勵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

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

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以二日登山·
按中君書云·常

延迎請祝·即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申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

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

深誠密契·願視神真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道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
恩·無因得果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清年·得無遊雜·既去洞隔嶺·人自不知至於此也· 良常山西南垂有

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
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以自蕩滌·賀對神鬼·今按垂之爲言·如是邊

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薄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多見磚瓦故

物·似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犯·君此審是·則宜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常·大都真人語自不正的·遇所引處便言

耳·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榛芳·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密·即今斫伐耕稼·四通九
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

間當有累石如窳形窳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
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

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所以
言淺·即今凋迴无復可往也· 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
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

縣小近·往來爲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之耳·外靜舍·當以俟游實從憩止·非自往修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

願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今視據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

地危·仍次菌山·不酬金窳
至室語·明知本別噉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

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住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
今人不復識呼菌山者·蓋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

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爐·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

唯啓乞垂賜·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若基構有期·當更宜述耳·

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
古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

元帝之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埋也。今最高處乃多石。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無復草木。累石爲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爲風所倒。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飪然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中君後答云。鑄羽山之銅。以作之。請有洞天。皆爾。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

口處乃佳。當小危不安耳。女。爲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爲人高潔。物莫能干。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出下便平。比世有來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舅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至齊初。乃敕勿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爲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爲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廨舍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寡。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於灑掃。自稱洞吏。頗作巫師占卜。多雜浮假。此例亦處處有之。大茅東西亦有澗水。有晉末得道者任敦。住處合樂龜壙猶存。今有薛彪數人居之。又有失法永近小山上。快矚眺而乏水。

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

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無知其錢銅處。縱有彷彿。亦不識。尋視此山明地。高下墩澗。不似經墟村住處。恐歲代久遠。勢迹乖異故也。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中。按答云直置書於述墟朱家靜中。則非因華儒楊君送之也。

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爲往來之階。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棄。坐觀存沒哉。

此道自決。求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四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爲田十餘頃。長史昔意欲澗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而遇旱塘壞。竟不果。所以此書譏之耳。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妾。動靜必皆開徹矣。八月八日書云。謹操

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爲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住大覆之赤城。此間唯有府曹耳。具位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辭啓。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官府各異。不得

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啓。於此可具鑿其儀格耳。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爲班班。欲停之如何。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漏泄。真靈慎密。故有此語。欲成試其心事耳。長史後答此言。亦殆爲巧便。此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大也。恐俗人貪狡之徒。知此金寶處。堪能

真 詰 卷十一

一四七

掘鑿。則事由宣泄。此罪真為不輕。非但爾時
教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墟字。而由來皆作墟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閑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

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

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

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觀。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

傳記。是乙丑年初矣。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元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

之別光。為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地。

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為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

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為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曖。今更重

問井洞中事。定錄又答有後也。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靈所置。唯助令彌密。

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為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為意。此上

市泉。可住事。而竟之所立也。不審元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願頊水王。故號元帝。外書亦爾。長告中茅

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為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

存遲速之間。不敢悒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闕。一何可恨。所以衆靈每勤勤引勸。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

欣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言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實鑒照。此道南面之東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與告

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勗之言。思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

別宅。亦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

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其陸湮沒。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為誌往

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

此外靜事。而今有一累石。置歷然。相傳乃言。兼於此壇化遜也。每往拜視。輒感歎纏心。告菌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合金液

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中君書云。吾昔臨去埋金。不道司命。長史此答誤耳。告大茅山

有元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七八尺許。此帝王之所

器。疏示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感備告悟。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向也。聞此遠事。

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此猶是前村。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

山。便承此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聽。

得蒙省察。辭興事遠。悚息而已。長史元挺。勸辭開徹。屏辭所向。便已關奏蒙報。或是得楊君所傳者。徐汎家今猶存。後所云徐佩。即應是。况後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祖曾為長史門生也。

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

懷。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

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墜之不。今塘尙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爲百姓之惠也。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停之辭。故引回見。於理極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爲欲知之。葛既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論治用白牋。次第如此。歲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真誥卷十二

稽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昴。衰頽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恆願真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釐。真要之聘。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元授。金闕素名。躋邁世迹。超登清虛。何元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廁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閭圃。東遊元洲。不爲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爲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倣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真。是以雲車靈輅。相適猶遐。昔曾軫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真降矣。蓋應會赦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所病。遇至不爲。覆水始惋。是以古言有云。逢時不邁。山客抃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靈觀。四響元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秘道藏珍。真暉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似是裴君言。且楊書。此亦不與後元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又是史此四書本。今並不存矣。

元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爲元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邱。皆移

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此後

並中君答前所語問四條事。復以闕上紙也。說顛項。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理鼎一事耳。鮑靚靚及妹。並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

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今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弟耳。根胄雖異。德蔭者

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

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饑之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

好尚仙真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時先生誠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蔭也。鮑亦通神。而敦尙房中之事。故云撓

滯。後用陰君太元陰生符。為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緣運事乃如此相關。今人之善惡。豈曰徒然。問葛元。元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

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

聲子相隨。葛元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安乎。左

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

括著山。在永嘉橋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弟猶下者。並是不聞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與歎。句曲

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即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所作。闊

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啓司命。司

命。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諸

當是已為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右定錄後書。答長史所問。訖此。後元帝來凡五條。並楊書。

東廂司命監太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元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元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並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律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慎乎此四人隸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晉與賈賈卽呈司命司命亦答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周威王卽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立河東郡而卽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此紫陽真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卽長史也後當爲上清左卿元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

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轡秀真可謂邈乎其奇落絕之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瓊金之流嚮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絳卿司之至念紆蘭真以盼汜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詠事外迹亦並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蹙頰下風矣宏之而已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所以有後說也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魏傳青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附元仰白在瓊刃前則此別當有義況也此猶論答欲見洞宮事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禁保侯職

主領應爲種民者。今洞宮自二君以下。便次此三職爲大矣。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

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元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

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

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

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尙。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

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

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

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

四。瑋元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元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漢書所載事述

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卻平。初爲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卽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奚。亦爲太常。名位同耳。韓旣隱解。必是記尸。今晉陵上有韓家。崔嵬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家。疑如桃君。或卽是此虛

壙。而世呼爲孫策將韓當家也。云王瑋元是楚莊王時侍郎。受術於玉君。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職。而漢楚王又無莊諡。右理中監。準職。

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爲事。好行陰德。密惠。陳。

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卽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

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

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

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

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為定錄右理中監漢書云翊字子相穎陰人家世

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

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相也。後故到穎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風聘命。河

南種拂臨部。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殮斂。課寡則助其妻妾。獻帝還

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葦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還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

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仍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知飢困於路。不忍去。因殺所駕

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

得。而翊義亦是相。相作息亮切音。二者未詳孰正。馬皇出列仙傳。皇帝時馬師也。

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

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

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為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

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正。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為小異。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此即同是丑

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慧車子無別顯出。

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少為郡幹佐未負笈到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晚為

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

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

華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漢書無此事今家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鬻角之響故人德。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出。張激子當為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

士太傅袁隗艱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昔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

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

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尙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

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歆。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

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壻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

多是兄也。魏書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山圖公子出列仙傳。中候夫人所道。尋洞中

二君所說。如此兩條。獨是中候夫人者。當本是東華中職察故也。我聞易遷中人竇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擬。想當審爾。英也。似

有所擬者。當是長史。故中君受云北河司命方驗也。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

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

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

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

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卽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某帝時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

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位至光祿勳。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

行陰德久。聞在易邊。始得爲侍郎耳。朱寓沛人。桓靈時入後。後同黨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

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

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國人。少爲書生。桓帝時。舉直言不就。性質直。不

同時黨。爲閹人所疾。陷於黨網之限。避難。乃翦髮變形。逃林慮山中。爲人治作。後還家。杜門不出。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而亡。赤須子出列僊傳。桐柏卽古弼王。

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例

皆取平真正直體隱神清卽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

前云有七人。今唯說二女一男。

右保命君所道。

此當是接中候告後乃言之。

童初府

上帥用劉文饒。文饒者宏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

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爲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

憂心如醉。且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臥於閣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卽束

帶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

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

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

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爲司徒。寬爲人謹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有誌者。得牛而送

還。慚懼。寬乃謝遣之。恒帝延熹八年。爲南陽太守。恒用蒲鞭。靈帝嘉平五年。爲太尉。嘗於御坐被酒睡伏。帝問太

尉醉邪。寬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耳。嘗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罵爲畜產。寬

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語左右曰。此是人而罵爲畜產。爲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後封逮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

亡。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特進諡曰昭討侯。子松嗣。按此說復爲同異。故詳載之。青谷先生無別顯出。凡此諸引教

仙人。恐皆是下教限。不爾。則不應得輒然。

華陽中事當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看洞中。時或有龜山竇共集高會。

眞仙之日。寧可暫登伏龍之鄉。以禮拜於靈岫邪。可示許侯。令知之。此亦應是中君。仍前十二月一日言也。東

亦有此告。令登伏龍以望山禮拜。便異乎。陟嶺。非必以近易爲言。恐當宜然也。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

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卽仙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尙能生紫華。濯甘津。況三秀之靈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數恭山

岫洗拔澤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僂此一字非真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昔有劉少

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禁山符有西嶽君西嶽公不知是此丈人邪昔

有一人數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

在中嶽得道。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殊

恐以深進為異也學道當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真人。步深幽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世遠傳未出其捨家尋學事在叢書即尹公度

弟子已得為太和山真人。清虛王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建志當令勤研神令虛所為所作當令密。青童戒南真亦云學道唯須勤密勤

中君復說此實為至論可謂一言以蔽之右定錄君所道使疏。此一條又有楊書夫望林者豈不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

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長史妻既已在易遷為長史今眺望林嶺豈無羨想之懷昔自謂勝之今翻在後蓋以勸激長史之辭也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為董卓將後攻穰城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適未李惠姑齊人夏侯元婦也。元魏末人

與李豐俱為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元之前後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為驃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

不爾則鄭天生鄧芝母也。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

問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舍真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

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

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服得仙。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為尙書令救活千餘人瓊子琬司徒太尉為李傕所殺夫

人亦不知出適未。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

母。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含真臺是女人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云。

八十三人。止是易遷耳。含真既為。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其男女名氏又

黃勝。當須遷轉。乃得進入也。出後。並是略。計與數人共止。最於鄧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伯寺母即鄭夫人也。設牀待靈。誠孝子之長想也。計

稱標勝者也。亦已為其兒作惠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為贈。當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道實。故假以他惠

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寢。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此令告掾也。其事皆有指趣。不容顯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掾寫注之一卷相隨。